

唐詩三百首註疏

掃葉山房發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出版

唐詩三百首註疏

定價大洋六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蘅塘退士 編

出版者 上海 掃葉山房

發行者 上海 掃葉山房

印刷者 上海 新國民
新開路 福康路 印刷所

分售處 各省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中市

掃葉山房北號

唐以詩取士我

朝詩學昌明。鄉會試亦尙八韻。朝考非工。此不與館選。而翰林大考。且重在詩。故教子弟者。未可以爲詞章末事也。章雲仙先生隱居不仕。善飲酒。工吟咏。其驚人之句。透徹才思。綺麗風骨。確是唐人。彌急令人擊節歎賞。愛玩不忍釋也。今年秋。得見先生。晉接間。風塵喘凝。磊落不凡。乃敘晤須臾。未能盡傾底蘊。爲憾。越日。章元會先生來。袖出雲仙唐詩註釋。讀之。爽人心目。尤喜其簡要不煩。便於初學。雲仙非有功詩教乎。觀其註釋。博古通今。非學有淵源。烏能若是。所謂落筆千言。總由讀書萬卷耳。在雲仙原爲家塾子弟。而設。第未刊本坊間。不足嘉惠後學。爰請授梓。流傳於世。庶人獲

南針咸得瞭如指掌。則唐詩盛傳不朽。而先生之注釋亦與之不朽也夫。

道光甲午年季秋月 錢塘孫葆純拜序

條款

一五七古。不論修短。皆分解數。解數分。則段落明晰。立意顯露。使人易曉。

一律詩。自有起承轉合之法。不必分前後解。

一絕句。絕者。截也。或截其前半。截其後半。截中四句。截其兩頭。更不必分解數。

一李白杜甫詩。皆遵王琦仇兆鰲二先生註釋。其餘諸公。或解一二者。亦采入之。或有總解俱附後。除諸公註疏外。有詩意未曾伸說者。稍加潤色之。

一詩句淺近者。略伸其意。不疏其詞。唯其意深辭黯。思索不及者。則

盡情揣摩。逐字搜出。未免言多致厭。然恐詞少不能達耳。
一詩有賦比興。起承轉合之法。略註數首於前。餘皆倣此。
一凡句斷註斷處。俱宜頓住讀。則讀時而解得半矣。

例言十則

自來選唐詩者。每失之於繁雜。惟蘅塘退士所編三百首。最爲簡當。其有未備者。潛仿其例。編爲續選。

是編首嚴紀律。繼標神韻。終及才調。總期別裁僞體。一歸雅正。共得三百二十首。其纖桃輕薄淫俚之作。概從刪汰。

唐詩全帙中。多有一詩而兩人互見者。茲編悉從完本。詩中用字。諸本互異。茲從其意義之長者。

兩選中。共一百二十五家。特言其時代。集爲姓氏小傳。及本確有考據者。錄入。其有疑譌者。雖見別本。俱從闕之云。

小傳及詩中用論。俱折衷先輩。非參以管見也。尙望海內大雅。

匡以不逮云。

註詩家必如紀文達公之註庚辰集方爲泝流窮源毫髮無間。其他雖羣玉事類等書舛誤迭出。况唐詩箋釋尤難。少陵義山二集聚訟紛紛。迄無定論。茲選自維譎陋不敢妄詮。以俟博雅君子。

近時所行古唐詩合解。膠柱刻舟。牽強割裂。其貽誤匪淺。有識者當自知之。

詩貴溫柔敦厚。然與卑中庸靡穢褻纖汕奚啻毫釐千里。前輩云。說詩專問時靈。其弊必至於廢學。觀時下風尙作俑者有由已矣。

歲丁酉。客任城。得從詠亭風遊。頗多獲益。並爲鑒定。此編。賜以
弁語。乃楮墨油乾。而師資已邈。展卷臨風。不勝西州之慟。

良常于慶元謹識

詳加
圈點 唐詩三百首註疏

目錄總敘

卷一

五言古詩共二十六首

樂府十一首

卷二

七言古詩共二十五首

卷三

七言古詩共二首

樂府十六首

卷四

唐詩三百首註疏

目錄

五言律詩共八十首

卷五

七言律詩共五十三首

樂府一首

卷六上

五言絕句共二十九首

樂府八首

卷六下

七言絕句共五十一首

樂府九首

詳加圈點 唐詩三百首註疏卷之一

蘅塘退士手編

建德雲仙氏章

變象德註

仁和孫孝根先生校正

五言古詩

感遇 四首

張九齡

王堯衢曰。感。思也。思其有幸遭遇。一云。感之於心。寓之於目。發於中而寄於言。如莊子寓言之類。是也。

感遇詩十有餘篇。今從三百錄其二。又從合解選其二。王堯衢云。以見其寄托之遠。洗華從璞。自具初唐之骨。

孤鴻海上來。池潢不敢顧。側見雙翠鳥。巢在三珠樹。
丸齡罷相。故托為孤鴻之詞。以自比。潢。積水也。不敢顧。畏之也。側見。不敢正視也。雙翠鳥。巢於珠樹。比二小人居美位。指李林甫。牛仙

客也。翠鳥。產南粵。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樹如柏葉皆為珠。

矯矯珍木巔。得無金丸懼美服。

患人指高明逼人惡。

二解。言小人專高位。毫無忌憚也。矯矯珍木之巔。極危之處也。翠鳥專而居之。得無懼金丸之

彈乎。彼美服者。尙憂人指處高明者。恐逼神惡。則小人專美位而能久享乎。

今我遊冥冥。戈者何所慕。三解。

仍合孤鴻句。有鳥自高飛。雞常奈何之意。

其二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欣欣此生意。自爾為佳節。一解。葳蕤。盛貌。

父安能以皎皎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新書道術篇。厚志隱行。謂之潔。彼蘭葉也。遇春而葳蕤。桂華也。遇秋而皎潔。欣欣然皆有所感而

發生意。豈不皆遇其時。自爾成佳節乎。此借物以起興也。

誰知林棲者。聞風坐相悅。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二解。賦而興也。林棲者。隱士也。聞風。聞其遇時之風。

貞幽靜之操。何求美人折。隨所遇而安也。樂府。花開堪折。即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彼蘭桂之花。各遇春秋而舒其蘊矣。誰知林棲之士。

待無花空折枝。彼蘭桂之花。各遇春秋而舒其蘊矣。誰知林棲之士。

聞其風而悅其遇。感然而嘆曰。夫豈草木有所感而思也。此寄志幽棲。無人而折其枝也。不期然而然者。是故有所感而思也。此寄志幽棲。無用世之意也。

其二

幽人歸獨臥。滯慮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因之傳遠情。一解也。此日夕懷

空意。人誰感至精。飛沉理自隔。何所慰吾誠。二解。此思君也。曲江罷

一洗孤清。持此謝高鳥。傳情於君。又恐不達。則夕懷空意。誰感吾之精誠乎。彼飛沉者。理自相隔。朝野者。勢不相伴。則思君之情。不能自慰矣。

其四

江南有丹橘。經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一解。爾雅翼。江

枳。說文。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江南地氣最暖。故梅柳先發於江南。松柏有歲寒之心。皆借用也。蓋言江南之地。有丹橘焉。經冬綠而不

獨夫豈藉伊地氣之暖哉。良由自操者真。一若松柏之性。有歲寒之心耳。此亦托物以起興也。可以薦嘉客。奈何阻

重深。重解。二句。關鈕過脈處。上句。亮上截。下句。起下文。運命唯所遇。

循環不可尋。徒言樹桃李。此木豈無陰。三解。賦而興也。運命已之運命也。循環。天地之循環也。全

唐詩話。寶歷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文

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此木指丹橘也。蓋言人之遭遇。唯由命運。命之隱達。一聽循環。不可強也。乃必冀其成陰。獨推桃李而

哉。亦不過遭遇之日。有早晚不之同耳。

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李白

元和郡縣志。終南山。在雍州萬年縣南五十里。雍錄。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西起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峙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通志。氏一族略。代北。複姓。有斛斯氏。其先居廣牧。世襲莫勿大人。號斛斯部。因焉。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却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一解。先寫路上

山未及上曰翠微。疏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橫。木欄也。如木欄橫於山半也。蓋言薄暮之時。從終南下山。則見

碧山之間。一月隨我而歸。却反身回顧。望我所來處。蒼然

一帶翠微之色。橫於月光山影之中。天然暮景。誠如畫也。相攜及田

家。童稚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青蘿拂行衣。二解。次寫門內之景。李周

之間。忽遇斛斯山人。相與攜手同歸。行及田家。由其所居處。扣山門。則聞童稚應聲。將荆扉開闢。於是入其門。又有幽徑一條。兩旁夾以

綠竹。山邊垂是青蘿。其青蘿飄

動。拂拭行衣。由是及其家矣。歡言得所憩。已入美酒聊共揮。置

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夜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三解。結到宿字。

息也。禮曲禮。飲玉爵者。弗揮。註。振去餘酒曰揮。河。天河也。陶。暢也。河星。河中之星也。稀。謂夜深則河明。河明則星稀矣。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一解。先出月。後

字交互迭見。此連珠體。天上之月。杯中之影。獨酌之人。映成三人也。從寂靜中。做得如許鬧熱。真仙筆也。月既不解飲。影

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二解。將。借也。以春字。應上花字。使花字不寂寞。我歌月

徘徊。我舞影零亂。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

漢。三解。徘徊。月行貌。零亂。酒中月下之影。搖動也。物我無情。以有情

大雅。倬彼雲漢。爾雅釋天。箕斗之間。漢津也。卽曰天。河。蓋言相期醉夢之中。而神情高馳乎雲漢也。

春思

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一解。二春風不

相識。何事入羅帷。二解。燕。北地寒。草生最遲。秦。南地暖。柔桑早綠。低。

之日。是妾見桑斷腸之時矣。末句。喻此心貞潔。非外物所能搖。可謂得國風不淫不誹之體。

望嶽

杜 甫